



壘旺火

壘旺火是內蒙古在春節期間一個獨特的傳統風俗，一般在除夕夜和正月十五這兩日，每家每戶的院子裏堆起一個寶塔式的煤堆，入夜時分燃起，象徵着一年紅紅火火，興旺吉祥。

我小時候住平房，春節最開心的就是點燃旺火，年三十的早上哥哥們就搬出煤塊，地面鋪一層磚，煤向上壘起，這是一個技術活，要壘得高還要在燃燒時不容易很快塌下來，技術好的一層層錯落有致，可以壘出很高，形狀像今天的聖誕樹。旺火用的煤也是不同，最開始用木材或散的大塊煤，後來用蜂窩煤，蜂窩煤就比較容易壘得很高，然後披掛上各種彩紙，有的還寫個「福」字貼上，白天即使沒有點燃也是很喜慶。年三十晚上旺火燃起，圍着旺火順時針轉三圈，把新年要穿的新衣服在旺火前烤烤，都說穿上烤過旺火的新衣，一年都身體健康，平安順遂。

內蒙古盛產煤炭，那時候每到年三十，沿街都可以看到大大小小，形狀各異的旺火堆，不單家庭院子、樓前壘旺火，機關、公司門前也有旺火，從旺火的大小也可以看出公司、家庭的實力，實力雄厚的單位、公司旺火都有幾個人高，從年三十點燃到初一晚上還沒完全熄滅。當然因為環保的原因，今天已經見不到用煤炭堆起的旺火，環保的旺火取代了燒煤，用電和其他環保材料做的旺火可以從年三十亮到正月十五，直到新年結束才熄滅。

蒙古族崇尚火，每年的農曆臘月二十三就是蒙古族的「祭火日」，這天蒙古族人們會穿上節日盛裝，圍着旺火順時針轉三圈，把糖果、羊油、奶食等投入火裏，唱響古老悠揚的頌詞，期盼草原風調雨順，畜群繁盛，這一風俗在內蒙古各地至今保留。

今天的旺火傳承了古老的風俗，無論住在草原還是城市，人們都會點燃心中的旺火，祝福新年順利，國泰民安。



九連環 薩日朗

「看見重孫女回來九十九歲爺爺掩面哽咽」「年邁父親寒夜佇立路口等兒子回家」……或喜出望外，或相擁而泣，這幾天，許多人在社交平台晒出的歸家視頻，讓不少網民跟着笑了哭、哭了笑。

「他鄉縱有當頭月，不抵家山一盞燈。」對於中國人來說，春節最高的儀式感就是「回家過年」，這是刻在整個民族骨子裏的情感基因，是任由年代更迭、時光流轉卻始終不變的一份執念。

過去三年，很多人不得不面對「就地過年」的現實，大家竭盡全力克制對闔家歡聚的渴望，但內心對家

人團坐、燈火可依的嚮往，卻從未停止。當人與人見面的門檻一次次被抬高，當稀鬆平常的回家探親成為奢侈的慾望，再不喜歡熱鬧、不熱衷交際的年輕人，也開始想念父母掛在嘴邊的嘮叨，想念一吃就是幾個小時的年夜飯。

可以說，正因為疫情曾短暫阻礙了返鄉的歸途，才更加深了大家對親情的理解，提升了彼此對幸福的珍視，放大了百姓對團圓的希冀。正因為我們共同度過了春天的緘默，扛過了夏日的烈陽，品過了秋風的蕭索，挺過了冬夜的嚴寒，如今看似輕描淡寫的一句「好久不見，歡迎回家」，

才會瞬間讓人不能自己、熱淚盈眶。

好在久別重逢的那一刻，所有思念都有了出口，萬般情緒都有了依歸。我們能真切感受到塵埃落定後的踏實和愉悅——春節長假的大城小鎮裏，街道車水馬龍，商場賓客如雲，食肆人聲鼎沸，景區熙熙攘攘，劇場座無虛席。生活正在一點點恢復原有常態，可觸可感的年味，努力把我們破碎三年的團聚時光，一一拼好，完美歸還。

希望，從不在高處，而在柴米油鹽的煙火氣中。只要我們勇敢堅定地推開新年的大門，拋開過往的艱辛、疲憊和不安，就能迎接新生、成長和

生生不息的力量。

中國人相信否極泰來、禍福相依，相信苦盡甘來、柳暗花明。當下我們面對的世界，也許傷痕還在，顧念猶存，也許「不確定性生活」不會斷然結束，但毋庸置疑，一種久違的秩序感正在回歸，一切美好正在復甦的路上。



十八彎 關爾

逢周二見報

成龍十登春晚

圍坐電視機前，觀看央視春節聯歡晚會，成為越來越多香港家庭除夕必備節目。今年登上央視春晚的香港藝人，除新面孔炎明熹，二登春晚李克勤，還有春晚的「常青樹」成龍。二〇二三年春晚舞台，對成龍有着特別的意義，距離一九九三年他的春晚首秀，已整整三十年過去了。

三十年大浪淘沙，成龍仍勇立潮頭，穩居C位。今年春晚其中一個熱議，竟是觀眾投訴在開場節目中給成龍的鏡頭太少。事實上，成龍是免年春晚出鏡最多的藝人之一。在合唱

《花開種花家》節目單中，成龍位居十多位文體明星之首；在歌曲《青春向太陽》中，六十八歲的成龍攜手年輕藝人演唱，「大哥」風範十足。換個角度來看這些投訴，成龍在觀眾心目中的地位，可見一斑。

回望三十年央視春晚，成龍登場年次佔了三分之一。隨着年齡增長，成龍表演的節目，從真拳實棍武掛帥，漸變為蕩氣回腸歌傳情。

一九九三年，首度上春晚的成龍，一身白衣表演武術《龍鼓喧天震四海》，三十八歲的壯年成龍身手敏

捷，棍術和擊鼓，一氣呵成。

二〇〇五年，成龍再上春晚，參演武術歌舞《壯志凌雲》，並高歌一曲《男兒當自強》。二〇〇九年，成龍與陳奕迅、容祖兒等合唱《站起来》，詮釋奧運精神。二〇一四年在創意武術《劍心書韻》中，成龍的太極招式，勁道十足。

成龍之後又連續五年出現在春晚舞台，二〇一七年，成龍聯手兩岸三地和少數民族學生代表演唱《國家》；二〇一八年，與吳京合唱《中國》；二〇一九年與陳偉霆等合唱

《我奮鬥我幸福》；二〇二〇年，翻唱經典港劇《霍元甲》的主題曲《萬里長城永不倒》；二〇二一年領唱群星大合唱《明天會更好》。成功駕馭各種曲風，成龍的歌聲具辨識度。

彈指三十年，十登春晚，亦武亦歌，成龍不愧為香港演藝界第一人。



童眼觀世 梁戴

逢周二、四見報

《年初二》

為了推動香港的表演藝術，香港演藝學院於一九八四年創校，翌年便成立了戲劇學院。自此之後，香港的舞台劇出現了新一代「學院派」，熱衷戲劇藝術的年輕人，可以獲得正規學院式訓練，從而發展自己的抱負。戲劇學院的創院院長是King Sir鍾景輝，在他的領導之下，學院一方面以西方表演技巧為訓練基礎，但同時注重推動本地原創劇。一九八六年，戲劇學院一口氣推出三個實驗劇場作品，全部都是本地劇作家的新劇，當中包括莫唏編劇，King Sir親自導演的

《年初二》。莫唏是吳家禧編劇的筆名。吳家禧主理的「赫壘坊」劇團，當年在劇壇已經甚具名氣，主要演出與青年人有關的創作劇。吳家禧其時已是職業戲劇工作者，但亦考入戲劇學院進修，《年》劇是他為學院同學「度身設計」的作品。

《年》劇的故事背景發生在春節年初二，一班邊緣青年人在這個新春晚上，各自爆發了自己內心抑壓的問題。有人想要自殺幸而獲救；有人不幸自殺了；有人因為積怨而互相仇

殺。總之，青春和怨憤隨着新春爆竹一起散發，當年無根的青年不知何去何從。全劇以粵語流行曲為音樂背景，譚詠麟高唱「狂呼我空虛，空虛，怒罵是她不對！」反映了角色的心理狀態。故事以新春年初二的燦爛夜空作結，歡愉和激情過後，年輕人最終得到反省，為未來作出期盼，為自己尋找出路。

香港劇壇沒有什麼「賀歲劇」，《年初二》雖然並不是喜劇，但反映了劇作家掌握中華文化與年輕人發展的關係。時隔多年，仍然令我印象深

刻。今天是癸卯兔年的年初三，與三十多年前的香港不可同日而語。隨着疫情可控和社會安定，現在的年輕人有很多發展機會。只要好好裝備自己，認清前路，不論在香港、內地，以至世界各地，香港年輕人都可以闖出一片新天地。



文藝中年 輕羽

逢周一、二、三見報

麗格海棠

臘月開始不斷購入年花，包括臘菊等各款菊花及大棵倒掛金鐘等。臨近春節，又去花圃，購入幾盆大麗花。那日見到花海中有一種玫紅色的花特別搶眼，用手機查了一下，名為球根秋海棠，便也挑了出來，轉身又看到一片小花海，花色豐富，一盆頗是喜慶的深紅色花僅剩一盆，手機顯示是仙客來，就也買下了。仙客來又名兔子花，看這花兩片花瓣夾着花蕊，真有些像兔耳朵

呢，兔年種盆兔子花，應景！過了幾天，仙客來的兩片花瓣張開了，很快成為一朵朵紅色花朵，直覺上不對頭啊，再一查，竟不是仙客來，而是麗格海棠，誤會一場。不過麗格海棠也不錯，愈開愈多，已見的花與蕾有幾十個，一樣予人花開富貴喜氣盈門的觀感。

麗格海棠原產地德國，由該國一位育種專家將球根秋海棠與野生的索科秋海棠雜交而來，有

傳說某婦人為等待戰場上的夫君歸來，日日站於牆邊，她死後此處開出艷如鮮血的花朵，也因此麗格海棠又叫斷腸花，花語是苦戀與慈祥。麗格海棠花形多花色美，我買這盆是重瓣，花開猶如絢麗玫瑰。



紅塵記事 慕秋

逢周二見報



世上沒有比腳更長的路，也沒有比心更高的山。

漫條思理 鄭辛遙

逢周二、四見報

難敵炒湯圓

第一次在川菜館子跟自己生氣，是吃了炒湯圓這道菜。從白嫩嫩的牛蛙到經典的夫妻肺片、水煮魚，明明從舌尖到胃已經被香噴噴的紅油「洗禮」過了，結果當炒湯圓上來的那一刻，殘留的意志力還是瞬間歸零，僅存的卡路里配額沒有絲毫較量的餘地，一口就輸給了糯米跟黑芝麻，乾淨利落，舉手投降。

為什麼在重鹽、重辣的四川，還有人發明了炒湯圓這道菜？簡直是要全方位「攻克」人類底線，過分得很。特別是當你辣得齜牙咧嘴，從肉到菜、從飛禽到走獸已經葷素不明，茼蒿類腳的時候，桌上突然跳出一盤嫩黃小球，焦脆的糯米皮溫文爾雅，上面灑滿慷慨又鮮明的芝麻碎，不見一絲辣味，這是一種什麼感覺？是眼見着糯米們一場爭奇鬥艷的精緻走秀，視覺盛宴只是前奏，味覺的狂喜和高潮才叫露上一手。

沒吃過炒湯圓的人，很難想像它的口感，是中和了濃郁跟輕盈，把甜飽的滿足感掰開了揉碎了，深深扎根在人心之中。吃過炒湯圓的人，不僅會對這味道念念不忘，也會因為湯圓，頻頻流連於川菜館子中，上了吃辣必帶甜的癮。不相干的兩股勁兒，愣是被這樣擰到了一起。生湯圓的外皮原本就不厚重，輕炸過後，好像裹了一件清脆的披風，活脫鮮亮卻不掛油。這還沒完，一道炸湯圓，也是饞鬼們吃法的終極大考。畢竟一口爆漿這種「享受」也是甲之蜜糖、乙之砒霜，時候對了叫做驚艷上頭，時候不對，就是燙嘴連喉，原地出醜。比較中庸的吃法是先咬上一小口，感受外酥裏糯的神奇，再帶一點黑芝麻料、流沙綿密，甜到露出姨母笑。等那汪滾燙稍降一度，沒那麼豐張的時候再一口吞下，感覺自己擁有的不是那小小一顆湯圓，而是一整個吃貨江山！



食色判答

逢周二、三、四見報

「逆向過年」

在深圳的一年多工作學習生活，伴隨着數個搬回香港住處的行李箱，暫時告一段落了。本應回家過年的我，想着「逆向過年」，與父母一同來香港過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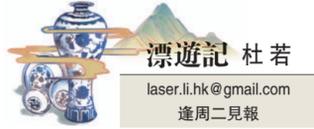
跟深圳日新月異的大工地景象不同，一年多未見的香港從關口來看，並未有絲毫變化，除了通關的人不似往日那麼多，從通關到交通，一切與往日並無分別，「風景舊曾諳」。

匆匆放下行李，我與父母在年三十，一同來到香港故宮博物館。朱紅色的外牆映襯着「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」這幾個大字，現代化的建築與古樸典雅的展品相映成趣，「少而精」的藏品恰好符合一個上午的腳程，已經年邁的父母也不會逛得過於吃力。兩件「大吉」葫蘆掛屏與年三十的氛圍格外相稱。儘管沒有為春節做過多的特殊布展，可這座建築、這些展品中流露出的濃濃中華文化氛圍，與春節時的吃團年飯、太平清醮時的搶包山等，共同組成香港的文化符號。離開香港故

宮時，有一家四口主動提出幫我們在香港故宮標誌前合影，或許也是想在這個難忘的春節，替我們留下難忘的團圓印記。

與物理上與民俗上的風俗不同，春節這個文化意蘊或許更深刻地烙印在中國人的內核中，團圓也更明晰地寫在每個中國人的DNA中。不論是春節前預約滿員的落馬洲口岸，還是在年廿九、年三十人頭湧湧的街市，或是搶購一空的春運車票，都是「團圓」在文化中的生動體現。對我而言，一家在港團圓，也將是難忘的生活體驗。

一天緊張的行程後，踏上回家的港鐵已是傍晚，天氣也已有些微涼。雖然已經一年未見，可以往每次回家路上會經過的住在碼頭的拾荒阿叔卻不見了蹤影，希望他早已與家人團圓了。



漂遊記 杜若

laser.li.hk@gmail.com

逢周二見報

新春誓願

農曆新年又到了。這三年過得如夢似幻。

二〇二〇鼠年前新冠疫情爆發，悽悽惶惶。二〇二一年年新冠疫苗推行，亦喜亦憂。二〇二二年虎年，以為生活總該回到正軌了，不料歲末依然有些兵荒馬亂。從抗疫之初內地的嚴防死守，到動態清零，一直到如今社會全面放開，我都親歷親聞。一頭一尾都有幸陪在父母身邊，算得上有始有終。只願二〇二三年世界能最終恢復正常。

去年中國郵政發行的虎年郵票遭到網友詬病，認為形象毫無威勢，有類「病虎」。日前兔年郵票出爐，依然引發爭議。圖中的藍兔一手執筆，一手拿信。讚美者稱為「睿智兔」，批評者貶為「妖怪兔」。我覺得醜萌醜萌的。

大災大疫過後，一系列創傷性應激反應的發生在所難免，身心痊癒都需要時間。然而生命終要前行。我們要生存，要發展，

還要幸福。當嘗試逐步走出新冠陰影時，可以悲傷，可以痛苦，可以憤怒，但我不會停下腳步。這倒未必出於只求耕耘，不問結果的灑脫，實在是再沒有三年時間可以拋費了。

人生總有諸多不確定性，為了未知的禍福而放棄行動的能力算不得理性。所以，新的一年我計劃在全面評估健康風險的前提下增多旅行次數，增加線下參會，推進研究計劃。新的一年也要勞逸結合，張弛有度。努力工作並不意味着放棄生活的其他方面。

疫情給我的最大教訓是活在當下，別留遺憾，因為暫且推遲可能就是永遠錯過。



墟里葉歌